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许多人长大后
精魂会幻变成粉蝶扑向童年草原，
寻找昔日梦想。
醒来后
尽一切力量圆梦。

漫长迂回的路

亦舒
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YIP SHU XIN JING DIAN

亦舒
著

漫长迂回的路

许多人长大后
精魂会幻变成粉蝶飞扑向童年草原，
寻找昔日梦想，
醒来后
尽一切力量圆梦。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非经
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长迂回的路

亦舒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6.10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5360-4841-6

I. 漫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9282号

责任编辑:唐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吴为华

封面设计:黄炜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东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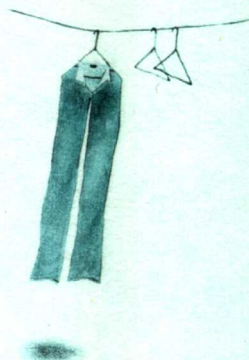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6 1 插页
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841-6/I·3803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他的货柜车驶出岭岗口岸，转入较为偏僻的地区，不久就看到前方有车阻路，一个女子躺在公路中央，浑身鲜血，另一个衣衫不整，疯妇般张开双手挥舞叫喊。

“停车，救人，停车，救人！”

巨型的货柜车在公路上几乎无敌，他到底年轻，虽然听说过无数次这条路上会有千奇百怪的事情发生，但也不能见死不救，他缓缓驶停车子。

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远处有隐隐雷声。

女子扑向车窗，满嘴鲜血，衣不蔽体，全身颤抖。

躺在地上那个受了重伤，只会呻吟，她们驾驶的小型房车撞得稀烂，滚在路边，车头正冒烟。

他怵目心惊，立刻取出手提电话打紧急号码，接着，他推开车门

下车。

双脚才站到地下，他想向那个女子伸出援手，忽然之间，那年轻女子抹去嘴角鲜血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

笑，在这种时候笑？

他正觉不妥，脑后卜一声被重物击中，一阵剧痛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倒卧地上。

失去知觉之前，他还来得及听到有人喊：“快！快！”

地上那个垂死女子一骨碌自地上爬起，这时，天上忽然电光霍霍，忽辣辣响起一个激雷。

他吐出一口气，接着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醒来时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
蹲在他身边轻声哭泣的是母亲。

他握紧她的手。

看护走进来说：“王千岁，你终于醒来了，警方要向你问话。”

王千岁轻轻问：“我的手脚俱在？”

“你后脑缝了七针，头骨破裂，瘀血肿胀，医生已为你做过手术，可望全部复元，王千岁，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。”

他母亲听见看护那样说，又开始饮泣。

他父亲早已辞世，母亲只得他一个孩子，这几天不眠不休，担足心事。

警务人员接着进来问话。

王千岁把他知道的全部讲出。

那刚健婀娜的女警官笑说：“你思路清楚，脑袋肯定无事，不必担心。”

千岁也笑。

“你可记得那两个女子容貌？”

“年轻、好身段、染金发、满脸血。”

“你当时丝毫没有怀疑之心？”

千岁无奈，“道具、特技、演技都那么逼真。”

警官点头，“很奇怪你，有许多司机上当受骗。”

“我的货车呢？”

“整个货柜连车架全被偷走，只剩一个车头。”

千岁整个人跳起来，“什么？”

警官也惊叹，“贼公计，状元才，你可知货柜里装的是什么？”

“烟与酒。”

“不错，但我们怀疑还有一些别的。”

他举起双手，“与我无关。”

“我们明白。”

她站起来离去。

这时，医生匆匆进来。

那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，脸若冰霜，“你是王千岁？”

千岁点头，呵，这许多女子担当要职。

“我要与病人单独讲话。”

病人母亲只得退出去。

医生取过病历，看牢王千岁，“王先生，你染上一种因性接触引致的疾病，需要即时医治。”

千岁张大嘴，又合拢，头顶似被人淋了一盘冰水。

“你因祸得福，若不是重伤入院，性病蔓延，一样致命。”

她的声音冷漠平静，把尴尬程度减至最低，但是王千岁吓得发抖。

艾滋病，他得了艾滋病！

医生瞪着他，“这么怕，就应当采取安全措施，不，你真正幸运，不是艾滋，但亦不能掉以轻心，需按三期服药，这病可以治愈。”

王千岁像是在鬼门关上兜一转回来，满背脊冷汗。

“还有，你得即时与女伴联络，叫她们立刻就医，迟者自误。”

王千岁低下头，这时他整个头颅羞惭发烫，一冷一热，浑身被汗湿透。

医生走出房间。

接着，亲友来探访他，王千岁十分羞惭，闭上双眼，佯装睡着，不去招呼。

很快，他们也散去，病房静了下来，千岁看到一包包橘子，加在一起，大约百来枚。

一星期后，他出院了。

王千岁是夜更货柜司机。

他走一条又长又迂回的路。

这条路，同孙悟空当年跟随师父取西经的路一样，充满妖魔鬼怪，每次都叫他心惊胆战，全神贯注。

他一考到货车驾驶执照就走上这条路。

大伯开设一间小小后巷修车行，三叔是著名富商邓树桑的私人司机，他自小不喜读书，七八岁时腿还不够长踩到油门，已经坐上司机位扭动驾驶盘，嘴巴呼呼作声。

十三四岁已开得一手好车，成年后他在三叔介绍下去做私人司机，半夜去接太太，年轻寂寞的她喝醉酒，一直哭泣，他转过头，她伸出双臂搂住他，被管家看到，第二天便遭到解雇。

大伯于是说：“你去开货柜车吧，收入好，辛苦不妨。”

就这样，几年过去。

王千岁永远不会厌倦开车，黑暗的公路上俗称猫眼的反光钉一闪一闪，许多已被撬起偷走，但仍然似不住朝他眨眼，劲风朝他面孔扑来，他觉得畅快，平日的屈辱仿佛得到申诉。

巨型货柜车在公路上是无敌霸王，社会身份卑微的王千岁一坐上驾驶位便自觉迅速升级。

那种快感难以形容。

痊愈后他在白昼驾车再往那条路驶去。

当日出事地点一丝痕迹也不留，各类车子呼啸来回，再也猜不到一个年轻司机几乎在此丧命。

他回家去。

大伯叫他去相见。

修车行叮叮搭搭永远有人在敲打烧焊，化学品奇怪气味漫溢厂房，在学校实验室做一格冰都戴保护镜，在这个地方却肆意而为，反正从

未发生过爆炸、火灾或泄漏毒气。

大伯放一张长凳在门口，叫千岁坐。

他笑笑说：“千岁你不赌不烟不酒，其实算是个好孩子，不是你爱女人，而是她们不放过你。”

千岁的堂兄金源笑着叫过来，“换给我吧，死也情愿。”

“忠告过你多少次不得在公路上停车。”

千岁不出声。

大伯说：“去年初实施廿四小时通关后，经岭岗口岸过境人次劲升四成，使该区成为跨境直通公路车及十四座位的肥猪肉，我买了部车子，你去走这条线吧。”

金源放下手上工夫，走过来，查看千岁头顶。

“唷，脑袋真的开了花，缝得像科学怪人。”

新出短发绕过疤痕杂乱生长，三分趣怪，七分可怖。

“说，那两个女子是否像蜘蛛精？”

他推兄弟肩膀。

这时，一辆红色小跑车驶近停下，簇新跑车主门撞凹，分明是抢先出大路，与人相碰。

车门打开，一个妙龄女子下车，大伯连忙上去招呼。

金源轻轻说：“邓树桑的幼女，他们家车坏了总到这里修整。”

那女子穿白衬衫与窄脚牛仔裤，配一双血红色极细跟高跟鞋，整个人打扮得似时装画中模特儿，千岁别转头去，不去看她。

但是他觉得她在看他，且一直与修车行主人兜搭，不愿离去。

千岁被盯得浑身不自在，他本来光着上身，忍不住抓来一件破布衫套上。

他听到高跟鞋走近，连忙低下头，刚好看到那双妖异的漆皮红鞋儿。

她放下一张名片，“有空找我。”她说。

然后鞋子咯咯咯走开。

终于大伯过来问：“为什么不讲话？”

千岁圈起拇指与食指，松开，弹向那张名片，卡片飞出去落在一个桶硫酸里，吱一声，冒出轻烟。

千岁站起来，“我回家去。”

“你有时间跟金源走走那条路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千岁除了驾车根本不想做别的事，他驾走一辆小房车，在公路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回家去。

家破旧但不狭小，真是不幸中大幸，救火车不够上小路，宽敞老屋不能拆卸重建，自露台看出去，还剩一小片蔚蓝海洋风景，整年都有孩子在天台上放老式纸风筝，简直像上一个世纪风情。

母亲正在拖地，看见他，怪高兴，这样说：“有人要借我们屋子拍电影呢。”

“你答允没有？”

“我拒绝了，那多吵闹。”

“做得好。”

“千岁，我在想，你也该结婚了，你爸剩下些许积蓄，正好替你成家。”

千岁微笑，“谁要我。”

“你怎可妄自菲薄。”

千岁走到露台上，“人要有自知之明。”

“没有女朋友？”

“一个也没有。”

“我看蟠桃对你就有意思。”

“她们都是一个式样：开头温婉动人，有商有量，天天跑来叫伯母，走得近了，脸色渐变，事事要由她作主，等到结了婚，除出娘家，不认别人，那时，男人正式成为家奴。”

他母亲忍着笑，“你都看穿了。”

千岁说：“只得我妈是例外。”

他握住母亲的手。

“我做了你最喜欢的鸡粥，来，喝一碗。”

“满肚子水。”

“路上吃得马虎，家里要吃好些。”

这时，有人敲门，一个少女探头进来，“千岁哥在家吗？”身段凹凸分明的她捧着雪白姜兰及水果来看他。

千岁的母亲立刻笑容满面开了门，“进来进来。”

千岁又别转面孔。

这一阵子他看见女人就害怕。

他站起来走到附近叫“欢喜人”的小茶室去吃酱油牛排，那种盛在热铁板上捧出来吱吱作响冒烟通世界都没有的美食，配上大杯檀岛咖啡，其味无穷。

女侍应叫安娜，同他很熟，趁没人，坐在他隔壁桌子上抹糖瓶，有一句没一句问他话。

“寂寞吗？”“晚上做些什么？”“看过那套叫《心事终虚话》的文艺片没有？”……

平时千岁总是含笑不语，这次他觉得无比烦腻。

饱餐一顿放下饭钱就走了。

他想到医生忠告，把车一直驶出去。

过了岭岗口岸，一样土地一样风景，不知怎地，却有一种荒凉感觉，白天看出去，乡镇路口摆着“按摩”、“洗头”、“槟榔啤酒”的木牌广告破旧乏力，一点说服力也无，与晚上闪烁的霓虹灯大不相同。

他停下车来。

店门都半掩着，一个壮汉嘴角吊着香烟诧异地迎出，“这么早？”他身边一条黄狗摇着尾巴。

千岁脸色凝重，他认得招牌：华美按摩。

他下车轻轻问：“小红在吗？”

“她们晚上十时才来。”

“我有急事找她。”

“什么急事？”

千岁不笨，他笑说：“还钱。”他掏出钞票。

“我帮你转交。”

“那没诚意。”

千岁数两百元给他。

“我去看看她可是在后边休息。”

半晌，一个年轻女子推开玻璃门出来。

她穿极短体育裤，小背心，露出青黄色干燥皮肤，白天看去，像极营养不良，同晚上化了妆完全不同相貌。

“你是小红？”

那女子点点头，伸出手去拿钞票。

“我是你人客。”

她一怔，耸耸肩，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“我有病，由你传染给我。”

她一听就跳起来想反驳。

他按住她，“我只怪自己，我不是来算账，只是警告你，你得去看医生。”

她牵牵嘴角。

太阳光下的她头发枯燥，大黑眼圈，嘴角有明显脓疮，千岁不敢逼视。

她静下来，仍然一言不发。

“我把话说完了，再见。”

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，他站起来上车。

只见一条路上都是应运而生的招牌：“中西”、“美人”、“温柔乡”、

“仙风池”……

他记得去年秋天，他的货柜车驶过这里，只见师父与师兄们纷纷停住，笑着下车，撩起七彩塑胶珠帘，走进店里。

他正在观望，一个年轻女子捧着“华美”招牌走近，向他笑。

那招牌四周边有转动的红绿小灯泡，不住闪动，像圣诞节装饰，把女子面孔掩映得像只洋娃娃。

她穿着小背心短裤高跟拖鞋，肉质看上去光滑丰硕，只有十八九年纪，笑容可掬，“我叫小红，你，先生，收你五百块。”

千岁听说过可以还价，但是不知怎地，开不了口。

“下车来呀。”

他推开门下车，就这么一次，兄弟吹起牛来，也好有个话题。

他锁上车门，跟小红进店。

他照规矩先付钱，小小板房里故意挂着一盏红灯泡，照得职业女子肤色红粉绯绯更加吸引。

那女子问：“没有女朋友？”

他不答。

“为什么到这里来？”

他想了想，忽然这样说：“这条路，走了千百次，越来越彷徨，都不知通往哪里。”

谁知那女子轻轻说：“通往我这里。”

“几时可以停下来？”

“现在先休息一会，我帮你揉揉肩膀。”



“我是一个穷家子，又不爱读书，我没有前途。”

女子格格笑，“你想太多了。”

她开了一瓶啤酒递给他。

他也觉得自己奇怪，怎么会在那种时候说起那种话来。

那女子靠拢来。

那已是去年秋季的事了。

他忽然觉得无比的寂寞荒凉，有些老司机头发已经斑白，仍然撑着跑长途，时时唉声叹气，千岁认为那就是他未来的写照：一路上不住喝水诉苦想当年，吐完苦水又不忘告诉手足们，某村某屋里，有他新娶妻子，才廿三岁，明年初生养，是个男胎。

千岁觉得他们猥琐：什么都不懂，单擅繁殖，子又生子，孙又生孙。

没想到，年轻的他更加丑恶。

医生同他解释过，这种病，医好之后，十多年后，仍然可以在血液中验得出来，是个终身疮疤。

他叹口气。

回到家中，堂兄正等他。

“去了哪里，等你大半天。”

千岁说：“你又没有预约。”

堂兄推他的头，“你是银行大班，见你还需预约。”

两兄弟结伴出门。

到了旺角，金源指给千岁看：“这里高峰期一晚有一百多部车子任

意设站，等候乘客。”

千岁见到车子停满几条街，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每条路上都有几个售票员，大声叫喊：“去岭岗，还有六个空位，即刻开车！”

“单程三十元，来回五十五！”

金源笑说：“该处是重灾区，其实所有地铁站、火车站附近，都有站头。”

千岁看得发呆，“这是几时兴起的生意？”

“去年岭岗实施廿四小时通关，政府对跨境载客车的配额放松，该行应运而生，兄弟，脑筋要转得快，否则饿死人。”

“啊，都是为着三餐一宿。”千岁感慨。

金源取笑他，“我们人人只是为着两餐，千岁，只剩你有理想，你最伟大。”

千岁装作听不见，“做得到生意吗？”

“你这句话真外行，有生意在先，才有人来投资，这是学校里老师说的：有求必有供。”

啊，说到经济学理论上去了。

千岁抬起头，只见城市霓虹灯把天空照成诡异的暗红色，一颗星也看不见。

“这些车载客到哪里？”

“跨境去中禺、横山、宗山，但见岭岗客多，全部去岭岗，比驾长途车简单得多，已替你取得两地客运营业证。”



“多谢大伯，多谢源哥。”

“来，与你去吃甜粥。”

“我不嗜甜。”

“怪不得身段那么好，看我，一个水泡圈住腰围。”

“源嫂爱你不就得了。”

“源嫂，十划没有一撇，她妈不喜欢我，说我是个粗人。”

千岁不服，“那么，叫她女儿嫁白领斯文人：学士月薪七千，硕士一万二。”

“你太市侩。”

到底是粗人，两兄弟嘻哈大笑。

半晌，金源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喜读书？”

“我也不明，”千岁搔头，“怕是没有兴趣，书上每个字都会跳舞，不归一，不知说些什么，为何要学三角几何，日常生活几时用到那些？又为什么学天文地理、历史社会？我可不关心人类是否从猿猴进化，抑或大气层如何形成？”

“粗人！”

两兄弟又笑得绝倒。

他们自幼合得来，好比亲兄弟一般。

金源打电话叫女友出来，千岁先走一步。

回到家里，发觉母亲在看旧照相簿。

七彩照片有点褪色，有千岁第一天上小学时穿校服十分神气模样。

“第一天上学就被同学取笑名字俗气，他们都叫国栋、家梁、伟民、